

岭南风物

田丰 林有能 主编

岭南文化是悠久灿烂的

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岭南先民遗址的出

土材料证明，岭南文化

为原生性文化。基于独

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

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

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

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

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海

外文化，逐渐形成自身

独有的特点。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



岭南
风物

田 丰 林有能 主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岭南风物/田丰, 林有能主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9

(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68 - 1116 - 5

I. ①岭… II. ①田… ②林… III. ①文化史—研究—广东省 IV. ①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8656 号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总编室（8620）85221601

营销部（8620）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邮购）

传 真：（8620）85221583（办公室） 85223774（营销部）

邮 编：510630

网 址：<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5

字 数：400 千

版 次：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9 月第 1 次

定 价：50.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

主办单位：广东省政协文化与文史资料委员会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委 会

顾问：梁伟发 杨 懂 林 积 蒋 斌 张 磊
主任：田 丰 王 晓

常务副主任：林有能

副主任：梁 川 周钦声 周 华

编委委员：柯楚将 江 英 陈素雄 古流森
叶金宝 李翰敏 冯达才 杨小蓉

编委办主任：柯楚将 姜 波

前 言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文化思想交会碰撞，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2003年，广东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作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2010年，又制定《广东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11—2020年）》，纲要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形成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或适度超前的文化水平，把广东建设成为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文化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排头兵、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主力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力军及率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示范区，从而吹响了建设文化强省的号角。

在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对本土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岭南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从历史上看，古代岭南开发较晚，文化相对落后，即便如此，在这个时期，岭南文化也作出过重要贡献。如唐代惠能创立禅宗，风靡全国；明代陈献章创立“心学”，影响深远。到近代，岭南发展迅速，新思想层出不穷，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文化巨人，从岭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他们的思想引领时代的发展，催生社会变革，岭南文化呈现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广东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传统上其文化民系主要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三部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文化又不断衍生出侨乡文化、雷州文化、香山文化、禅宗文化、韶文化、冼夫人文化、移民文化等各种形态。这些文化既有岭南文化的共性，又各具鲜明的地方特色，充分体现广东文化的丰富多元。新世纪以来，我省各级政协十分重视历史文化和民族宗教文化，积极开展特色文史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省社科联、社科院等社科机构与各地合作成立了侨乡文化、香山文化、客家文化、禅宗文化、潮汕文化、雷州文化、砚文化、韶文化、瑶文化、广府文化、中医药文化、冼夫人文化、孙中山文化、移民文化等以研究地方特色文化为主旨的研究基地，形成了地方特色文化研究队伍；在党委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广东社科界召开了系列的学术研讨会，设立了一批省级社科

规划项目，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在资料积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决策咨询等多方面取得显著的成绩，为促进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进一步提升文化软实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为了充分展示我省近年来地方特色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广东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编辑出版《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计划用5年时间分批出版10本学术著作。本丛书的编辑出版坚持“整理、传承、研究、创新”的基本方针，将通过对我省各个地方特色的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揭示广东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具体特征，从而为继承发展、保护利用广东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我们希望，本丛书在推进岭南文化的积累和传播，擦亮岭南文化品牌，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文化强省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丛书》编委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

目 录

前 言 (1)

地域文化研究

关于疍民源流及其生活习俗 叶显恩 (3)

试述冼夫人文化及其特征、核心 白雄奋 吴兆奇 李爵勋 (18)

畲族的发源地与文化影响 陈耿之 (29)

论侨批的起源 陈训先 (46)

天后文化在梅州的俗化管窥 房学嘉 (52)

碉楼：一个时代的侨乡历史文化缩影

——中山与开平碉楼文化的比较和审视 胡 波 (65)

南雄牛子寨赖姓村民俗探析 赖井洋 (75)

论雷州石狗崇拜变迁与民族格局之关系 刘 岚 李雄飞 (84)

粤西地区的刘三姐文化印迹及产业化研究 彭祖鸿 (93)

凤凰山畲族“招兵节”之“上屋奏表”探析 石中坚 (104)

龙母文化在当代南中国的传播

——基于国家—市场—社会视角的分析 苏 常 (115)

张九龄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考辨

——兼答顾建国先生 熊 飞 (124)

三山国王信仰与粤台关系的互动 吴孟显 (135)

地域诗文研究

泛论潮歌与畲歌

——从金天民的《潮歌》说开 陈月娟 (147)

2 岭南风物

地域文人集群与地域诗派的形成

- 以南园诗社与岭南诗派为例 陈恩维 (156)
“西园诗社”史实考 李婵娟 (168)

文本的价值观与行为的模式化

- 潮州歌册的女德教育功能对生活中女性“性别角色”的影响 陆小玲 (179)

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

- 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 徐燕琳 陈晓燕 (191)
相似的悲剧：中外比较视角下之文学模式
——粤东闽南陈三五娘殉情故事献疑 吴榕青 (203)

地域艺术研究

- “麒麟”舞与畲族的图腾崇拜 黄挺 (219)
粤北采茶戏的艺术特色、生态环境与发展走向 王群英 曹广涛 (224)
广东郁南禾楼舞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邓辉 马骋 (232)
潮州大吴泥塑的传承发展 邓亮生 (244)
潮汕嵌瓷艺术研究 黄华明 许南燕 (248)
水里的空间

- 论广东客家围龙屋半月池的建筑文化 李杰玲 (260)
传统文化的破茧重生

- 国家级非遗潮阳剪纸时尚性与实用性探索之路 萨支辉 (272)
广东开平侨乡民国建筑装饰的特点与成因及其社会意义 (1911—1949)
..... 谭金花 (283)

地域方言研究

- 明清木鱼书中的粤方言 邓小琴 (297)
粤方言的源头和基础是秦汉通语 谭海生 (314)

- 后记 (324)

地域文化研究

关于疍^①民源流及其生活习俗

叶显恩^②

关于广东的疍民，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已有一批田野调查报告和论著问世。1932年春，岭南社会研究所成立之后，即开展对疍民的田野调查。该所于1933年发表的《沙南疍民调查》（见《岭南学报》第3卷第1期），伍锐麟于1944年撰写的《三水河口疍民调查报告》（见《岭南学报》第5卷第2期），陈序经的专著《疍民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10月出版）等都是该所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1952年底至1953年春，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又组织专人到现阳江市沿海和中山港口沙田地区、陆丰县、海丰县、惠州市惠阳县等沿海以及粤北地区，对当地疍民做了实地调查，并将调查材料整理发表。1985年至1986年间，笔者前往珠江水系干流及沿海各港口做实地考察时，也曾对疍民的情况做过调查。研究所得的一些成果，已经反映在笔者主编的《广东航运史》（见此书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之中。1989年6月至10月，笔者先后同美国学者萧凤霞、科大卫，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片山刚在珠江三角洲做田野调查时，又搜集了有关疍民的资料。在此基础上，笔者以“明清广东疍民的生活习俗与地缘关系”为题写成论文，呈交于1990年4月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学年会并在会上进行了讨论，次年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一期。此文旨在探索疍民同陆上汉人在种族和阶层上的区别，以及疍民如何在千百年来的汉族大传统文化主流的影响下，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特点等问题，但关于疍民的族源则未曾涉及。

随着当下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热潮日益激烈，疍民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学术界的同人和地方上的博雅之士纷纷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观点。受此鼓舞，笔者把过去的研究成果和当下的思考所得写成此文，旧题再作，以就正于各位同人。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疍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正经历着快速而巨大的变化，有的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此这期间的疍民，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① 因学界对“疍”有不同写法，所以本文在一般陈述中用“疍”，涉及引用、俗语等则保留原字，如“蛋”、“蟹”等。

^② 【作者简介】叶显恩（1937—），海南省临高县人，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

一、疍民族源

疍民族源这一问题，历来众说纷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莫衷一是。我认为一个族群，除非坚持与世隔绝的生活环境，否则是不可能保持其纯粹的血统和独立的文化传承的。疍民和其他的族群一样，应当有自己的族源，但难免也会掺杂其他族群的血脉和文化。拥有诸多族群的中华民族，已经绵延数千年。它是由数以千计的氏族、部落经过长期融合而成的。其间有同源异流，也有异源合流。各个族系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纯血统的族系是不存在的。今日，我们以炎帝、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代表，并非意味着今天的各个民族都是炎黄族系。炎黄族系是通过兼并、融合其他族系不断扩大的。炎黄族系中也有一些支系，与别的族系融合，形成新的族系。例如帝舜之裔瑶，多数与华夏族系融合了，还有一部分成为南蛮集团的重要族系。可见现存的族群并非单纯以血统为标准。融入、归附某一族群，就称为某族群，亦即按照生活习俗、文化来判定其所属族群。陈寅恪先生就曾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见《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编“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想来学者们大都是认可这一观点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否定追寻疍民族源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蜒人即古疍人（亦称句疍人，“句”是发语词，无意义）。疍人约在夏商之际，发源于河南清丰县南的古澶水一带（公元1005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的地方），由于受商朝的胁迫，疍人中的一支东迁至山东亶丘（今山东临沂县东北），其中有的继续东移，渡海迁入亶州（日本九州）；疍人的另一支迁至汉水中游檀溪（今襄阳区檀溪，亦即《三国演义》中刘备跃马过檀溪处），尔后继续迁至江陵（今属湖北）。疍人为楚王熊渠兼并，熊渠封其长子康为句亶王。

亶与但通。^①《淮南子·说林训》云：“使但吹竽，使氐（工）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高诱注：“但，古不知吹人。”意思是说，如果使但人来吹竽，哪怕使工于吹竽的人来按竽孔，虽中节，却吹不出曲子的神韵（君形）来。既列入笑林，则说明西汉时但（疍）人的文化艺术水平较低，才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

大约春秋时期，江陵地区的疍人溯长江三峡迁往川东黔北一带。晋代常璩

^①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第四部分“巴蜒族系”，对亶、但、瞫、蜒称呼的转换，以及疍人的迁移历程都有论述。何先生从广东的古地名考据，认为蜒人曾迁往广东。但南迁广东的蜒人不同于迁入闽粤水上的疍民。徐松石又认为：“亶州实即疍州。这一个亶字，惰娴切，音但。”参见徐氏：《民族学研究·著作五种》（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页。又见纽树玉《说文新附字考证》。

《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

巴东郡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郡，北接房陵。多奴、獠、夷、蠻之蛮民。

唐人樊绰《蛮书·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引《夔府图经》云：

夷、蠻居山谷，巴、夏居城郭。与中土风俗礼乐不同。

南朝梁人萧子显《南齐书·明僧绍传》附《侄明惠照传》云：

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蠻，上许为益州。

可见蠻人在川东一带是很活跃的，所以为当道者所安抚，并见诸载籍。

大约在春秋中期，又有一支亶人从江陵向西南迁往清江流域（即今湖北西南部和重庆一带），与巴人等共五姓杂居，结成巴、樊、瞫、相、郑五姓联盟，共推巴人子务相为盟主，称廪君。瞫与蠻通。瞫^①氏即蠻人。

南朝宋人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此事：

巴郡南蛮郡，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沈，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夷水，即清江。因水澄清，故名之（关于巴子五姓，可参阅董其祥《巴史新考·巴子五姓考》）。

到了战国末期，蠻人的一支从清江流域进入澧水、沅水一带（即常德、怀化等湘西和川黔交界地区）。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二百记载：

巴氏兄弟五人（指前述的五姓联盟）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一说五溪蛮皆盘瓠子孙，自为统长，故有五溪之号，古谓之蛮、蠻部落。

^① 董其祥《巴史新考·巴子五姓考》认为“瞫”乃蠻人之音译。

据文献记载，六朝时期，蜒人依然与巴、俚、瑶人杂居，活动于澧水和沅水流域。

《三国志·吴书·黄盖传》载：

武陵郡诸幽邃巴、醴（俚）、由（瑶）、蜒邑侯君长，改操易节……郡遂清。

《隋书·南蛮传》亦载：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僚、曰俚、曰筰。

留守清江流域的蜒人（以瞫或覃为姓），后与其他族群融合成今天的土家族。

谭其骧先生经研究认为：“蜒族最初见于巴中，六朝以来，始辗转流入广东。”^① 我认同谭先生所言。蜒族是六朝以来，始从巴中和澧水、沅水地区辗转移居两广、福建等地的。蜒民自唐宋以降，始在岭南见诸载籍，且有关记载益增且多详备。

唐人柳宗元《岭南节度使饷军堂记》载：

卉裳罽衣，胡、夷、蜒、蛮、睢盱座列者，千人以上。

从唐代及其之前的记载看，蜒人与南蛮的其他族群一样，划地而居，住在溪边山洞，其数量甚为可观。但宋代以降，没有被汉化的蜒人，则移居水上，以舟为宅了。

宋人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十七“新会县”条记载：

疍户为新会所管，生在江海，居于舟船，随潮往来，捕鱼为活。

这是现在所看到的最早记载疍民水上生活的史料。

宋人陈师道《后山丛谈》云：

二广居山谷间，不隶州县，谓之瑶人；舟居谓之蜒人；岛上谓之黎人。

这条史料同样透露出，宋时迁来两广的蜒人，除舟居者外，已经融入汉族。

与陈师道同时代的苏轼于绍圣元年（1094）被贬谪岭南时写下的《连雨涨

^① 谭其骧：《粤东民族考》，《禹贡》第7卷第2、3合期。

江》中有这样的诗句：

床床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蟹子船。^①

印证了前说的“舟居谓之疍人”。

宋人蔡绦于《铁围山丛谈》卷五言：

凡采珠必艇人，号曰艇户，丁为艇丁，亦王氏民尔。特其状怪丑。能辛苦。常业捕鱼生，皆居海艇中，男女活计，世世未尝舍也。采珠弗以时，众咸裹粮，会大艇以十数，环池左右，以石悬大绠至海底，名曰定石。则别以小绳系诸艇腰。艇乃闭气，随大绠直下数十百丈，舍绠而摸取珠母。曾未移时，然气已迫，则亟撼小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绠上。出则大叫，因倒死，久之始苏。或遇天大寒，既出而叫，必又急沃以苦酒，可升许。饮之醉，于是七窍为出血，久复活。其苦如是，世且弗知也。

练成这般采珠本领，且世世传承，说明合浦艇人早在作者书写此文的北宋末年之前，就已经移居此地了。宋人范成大所著的《桂海虞衡志》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而明人陶宗仪《辍耕录》中的“乌艇户”，也有如是描述，可见历元至明，艇人依然保留着这种采珠传统。

明清岭南的疍户，已经列入国家正式编籍，由专门机构管辖。这些内容容后再论。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从巴中和澧水、沅水地区移居两广、福建等地的艇人，除被部分汉化外，为何与水结缘，采用舟居的生活习俗呢？

历史证明，汉族的强盛，正是数以千百计的部落、氏族融合的结果。在强势的汉文化胁迫下，少数族群不得不认同汉文化，归入汉族，而要继续保留原先文化和生活习惯的人，只能退居生活条件恶劣的山区或水域。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原始的少数民族，其居住的条件便越差。

艇人，本幽居溪洞，不知中原礼俗，文化发展缓慢。南北朝时，与麋君蛮、盘瓠蛮和白虎蛮等杂居而被称为“蛮艇”、“夷艇”。宋代以降，在汉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他们趋居水上。所以以舟楫为家是其最优的抉择。

疍民的先人疍族，习于水居而不擅长骑马。每每骑马晃荡缓行，“驥”字就是为形容疍人骑马之状貌而创造的。^② 历史上被称为“巫艇”的人就是两汉南北

^① (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20页。

^②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483页。

朝时期活动在巫山一带长江三峡地区的蜒民。他们与江水结缘，善于水战。隋开皇九年（589）平定陈朝时，陈将吕仲肃踞荆门之延洲，负隅顽抗。隋将杨素“遣巴、蟹（蜓）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按：当是“拍竿”，用以弹石）碎贼十余舰，遂大破之”^①。陈朝其他将领不敢镇守巴陵以东。这是蜒人擅长水战之一例。《资治通鉴·隋纪》载：“杨素征陈，大破吕仲肃于荆门之延州。”胡三省注云：“蜒亦蛮也，居巴中者曰‘巴蜒’，此水蜒之习用舟者也。”

与水结缘、习用舟楫的疍民，移居岭南后量身选择职业和生活环境时，自然择优选取水居，以舟楫为宅。前述的移居广西北海的疍民之所以能沉海“数十百丈”采珠，正是由于他们有源远流长的习水传统。

选河海水居，以舟楫为宅的生活方式，成为明清时期疍民的基本特征。他们同其他族群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生存环境的改变，有的被汉化，最终融入汉族。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特殊的个体或群体出自某种原因源源不断地加入其中。他们在同其他族群相联系的过程中，难免也吸收别的族群的一些文化。

这里仅就明清疍民的族源做了简要的追溯。任何一个族群的传承，无论是血缘抑或文化，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这是应当说明的。

二、逐水而居的另类社会

明清时期，岭南的内河和沿海湾澳皆有疍民。明代，广东省属下各府均设有河泊所，专门负责管理疍户并征收鱼课，广州府河泊所额设的疍民便有十九种名色。^② 在海南岛，“疍人各州县皆有，属河滨海洲，茅檐垂地”^③。例如，儋县（今儋州市）“新英南滩上下二十四埗，渔户环列焉，每大风时，疍船四百咸渔其中”^④。惠、潮、兴、梅等粤东地区的疍户，“河海在在有之”^⑤。由于经济条件的变迁，愈来愈多的疍户聚集于珠江三角洲的河网区，尤以广州河面的疍船最为密集。据外国人记载，鸦片战争前，广州的疍船便约有84 000艘之多。^⑥ 关于疍民的人数，言人人殊。笔者据前人的记述，估计明代约50万^⑦。1952—1953年间，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疍民调查组前往沿海内河各地做实地调查后所做的人口估计为：沿海各港湾约15万；珠江三角洲沙田区约40万和滨

^① （唐）魏征：《隋书》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 283页。

^②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86页。

^③ （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十，明正德十六年刻本。

^④ （明）顾芥：《海槎余录》，国朝典故本。

^⑤ （清）吴颖：顺治《潮州府志》卷七，清顺治十八年刻本。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4页。

^⑦ 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57页；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4页。

海区 20 万，共约 60 万；内河区 15 万，总共 90 万。^① 同清代的估计数相差无几。广东省的人口统计于 1947 年为 2 870 万，1953 年为 3 244 万，疍民的人数已差不多占全省人口的三十分之一。疍民是广东境内各小种族中人数最多的一个。

从文化景观上看，很容易看出疍民是不同于陆上汉人的一族。他们“以舟为宅”，终年浮荡于海河之上，或编篷濒水为居。这种被称为“水栏”、“蛋棚”、“草寮”的住宅，建于岸边的水陆之间，其形状很像渔船，顶部是圆拱形，内部间隔也同船上差不多。^②

他们同水域结下了不解之缘，终生终世，而且世代相承，生息于水上，从水域获取生活之源。河海是他们的劳动对象，船艇是他们主要的劳动工具，也是他们栖身生息之所。

他们一家一艇，一艇就是一个经济单位，其经营组织的规模，视家中的劳动力而定，平均每艇两人以上。撑船者多是妇女，一般是一个人在后站着操两支橹撑水，一个人在前面坐着撑一橹。生于明清之际的屈大均曾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珠江三角洲的疍民在河海劳作营生的情形：

艇中的妇女，一手把舵，一手煮鱼，背上用襁褓裹着的幼儿有如重瓜下垂。当她们拖网摇橹，批竹纵绳，忙得不可开交之时，往往顾不上哺喂啼饥的婴儿。光着脚板出没于波涛之中，无论男女，同样穿木屐。男人，不管寒冬炎夏，穿一短袄。妇女，唯一布裙罢了，而且要三年一换。^③

当子女长大成家，便分出去另住一艇，组成小家庭。这种一艇一家的小规模组织形式，历经千百年而未曾变动。他们缺乏生活之外富余的自有财产，加之萍踪未定，无法维持较大的亲属群组织；没有宗祠、族谱，没有形成如陆上汉人宗族般具有内聚力的共同体。

世代的水上生活，已经使他们在生理上具有适应水上生态环境的特点。有的疍民上岸后有“晕陆”的感觉，不适应陆居的环境。他们“自云龙种”^④，认为自己是龙蛇的后代。他们在陆上不习惯肩挑、走远路，在水中反而非常勇猛。“疍人善没水，每持刀槊于水中与巨鱼斗……疍妇女皆嗜生鱼，能泅汎。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

^① 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阳江沿海及中山港口沙田疍民调查材料》、《广东疍民调查材料》、《粤北疍民调查材料》，1953 年；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疍民社会调查》，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阳江沿海及中山港口沙田疍民调查材料》，1953 年，第 42 页。

^③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395 页。

^④ （明）邝露：《赤雅》，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版。